

主 纂 儀 中 華 民 國 史 料 叢 編

全 平 禮 步



太平雜考

第一卷

第一號

新正和學
PDG

友國之奔走

大造之行也天下為公遜以天下張謇信復
睦仇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父老
憂而終壯憂而用勞憂而長於寡孤獨
度疾者必憂而養男憂而分女憂而化
惡憂而棄於地也必忙於己力惡而不
於身也必為己是亂謀而小與近窮
亂而小他亂外戶而小軍是謂大同

太平策

出 版 預 告

靳陽田氏以國家制度不善難致太平民國五年察國會成績不良國亂無已欲綜合古今中外盛衰興亡之道著爲一策以適合國情棄其不善而取其善者不蹈空泛期於實行爾來十有四年矣書將成未敢冒然出版也借本志逐期發表以與憂國之士共商之所有概目列舉於左

建都篇第一選舉篇第二中央篇上第三原治中央篇中第四統治中央篇下第五分治地方篇上第六總則地方篇中第七諸制地方篇下第八區畫兵制篇上第九兵制屯田兵制篇下第十處兵河渠篇上第十一導河河渠篇中第十二導淮河渠篇下第十三北方諸水考試篇第十四鹽政篇第十五學制篇第十六諸篇之後附條文總附各表總結憲法草案

太平雜誌社謹啓

太平雜誌章程

第一條 本志定名太平月刊一次

第二條 本志以發揮三民主義敷布五權憲法收拾時局永致太平爲宗旨

第三條 本志立言以端風化正人心唯事勸導社會不事攻擊個人

第四條 本社設二部處理之

一 董事部 董事長一人董事若干人由社員選舉之

二 社務部 社長一人 副社長一人 主筆一人 記者若干人 理事一人幹事若干人

社長副社長主筆理事由董事會委任之記者幹事由社務會議委任之重大事件由董事會決之尋常事件由社務會決之

第五條 本社經費以左列二項充之

一 社員之擔負

二 同情者之捐助

第六條 本章程自

年

月

日施行經董事會議決得修改之

發起人

張繼

周震麟

田桐

蔣尊簋

王朝俊

劉積學

馮鎮東

葉荃

顏德基

張善與

劉承烈

劉覺民

馬君武

馬宗豫

葛崑山

裘越雋

李翊東

史之照

太平雜誌目錄

論文(一)

發刊詞

(一至二)

田桐

論文(二)

習化論

(三至十四)

玄嬰

國計

書清黨實錄後

(十五至十六)

玄玄

民生(一)

鹽政篇附條文二

(十七至廿六)

田桐

民生(二)

道河根本計劃書

(二七至五六)

田桐

筆記

革命閒話

(五十五至五十六) 江介散人

大事記

九月大事述錄

(七十一至七十六) 記者

華僑消息

(七十七至八十二) 記者

文苑

詩

(八三至八六) 立立



論文一

太平雜誌發刊辭

田 桐

十五年春。同人屬余暢抒抱負。發爲月刊。時余方奔走。未暇及焉。今夏。同人復屬之再三。謀始定。行將付梓。請援俗例。作發刊辭。三數日。不得一字。殆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者也。無已。錄余著太平策原叙。以代發刊辭。其辭曰。

民國五年。國會重開。余察議員之意。慮國者寡。自慮者多。天下紛紛。太平何日。又以天下大事。千萬庸夫謀之而不足。少數志士謀之而有餘。各國憲法。皆少數起草。多數贊同。於是欲草太平策。以公諸世。期以二年而成。乃搜求古今典章制度。浩如煙海。涯涘難闡。二年之功。不足遠甚。始知著書非難。而讀書之難也。典章制度。代與代有異同。國與國有異同。因革損益。端在神明。始知讀書非難。而會通之難也。凡作事貴經驗。試之果然。省人省

力省財省時。皆經驗之功也。然作事之經驗。所關者小。思想之經驗。所關者大。思想經驗者何。古今人類聰明。判斷經過之是非。醞釀於中而未發之精神狀態也。始知會通非難。而醞釀有素之難也。十七年春夏交。余過燕山。羅田李幼香來會。問年來所事。余告以著書大旨。李子曰。吾子居心坦然而公不蓄私念。宜得妙旨。噫。阿其所好。君子猶然。李子之言。則吾豈敢。雖然。語云。公生明。加繹之則私生暗。古來以利天下利萬世爲懷者。何莫非天下之至公者。小子不才。勉受李子之訓。始知醞釀非難。而公心爲難也。夫文章小道。壯夫不爲。少時讀太史公書。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明也。痛古丈夫之不遇。蕭條異代。洒淚無窮。嗟予小子。敢自暴棄哉。願舉世紛紜。莫衷一是。孫公創業未半。中道捐殂。生平懷抱。有綱領而無條目。余費此十餘年之功。恢張大道。一得同情之士。舉而措之。不猶等於吾身親行之耶。苟四億主人。以小子之言。有千慮之一得。課以行必顧言之義。而督責加焉。鯁生精力。尙足以供驅策而有餘。是尤喜出望外者也。



習化論上

立 嬰

本篇

物之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無所使而然者性也。性生也。與生俱長者習也。習非性也。性無古今無彼此也。遞變而進者時也。漸遷而化者地也。習之於人也。以地遷。以時變。天下失性之人。皆習爲之也。習不可固。固則厲性。見於今者。未必合於古。見於此者。未必通於彼。性之變遷亦亟矣。古語有之。習伏象神。今語有之。習貫成自然。自然者。不期然而然。雖曰使之。而不見其使之跡。以遞而變而進。以漸而遷而化。非可驟幾而彊致也。方其未至。不得謂之非習。及其既成。不得謂之非性。非性之性。是曰習性。習性不可無也。無習性則無進化。

人之生也。饑思食。寒思衣。有同性焉。然當其始。稼穡未興。製作未備。食不必粟肉。衣不必布帛。其所以禦饑與寒者。固甚易且簡也。使人類至今。猶不知火食耕織之爲用。雖謂與猿夔同其生可耳。安得曰萬物之靈。所靈於萬物者。爲其能不固於習而以時遷化也。以其能自彌其所欲而進求之也。夫自原人之世。以迄於今茲。蓋間人類所遷化而成之性。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煖煖無已矣。人之衣帛食肉。今視爲其性固然。一若舍此不可一日生者。而要其始。皆出於後起之習。固無甚繁乎饑寒也。饑寒之所須曰衣曰食。食求其能免於饑。免饑豈必粟肉也。衣求其能免於寒。免寒豈必布帛也。雖然。人離原人之世。則已久矣。布帛粟肉之習性。則已成矣。今日之爲生。似乎非粟肉不飽。非布帛不煖矣。然亦有未盡云云者。吾聞之儉歲之氓。窮荒之裔。其爲生甚簡且易。固有不必布帛粟肉之需者。習化之所至。則又惡可以概耶。

蓼蟲習苦而不知有甘。糞蛆習惡而不知有甘。冰蠶習寒而不知有煖。夫甘苦之於口。香惡之於鼻。涼煖之於體。其生之性有同然者。何彼好惡之相反乃如是。謂其出於生性也。然生性無不辭苦而就甘。何解乎蓼蟲。無不去臭而逐薌。何解乎糞蛆。無不辟寒而卽煖。

何解乎冰蠶。西方之學者曰。適者生存。然則蓼蟲糞蛆冰蠶之所以能生者。倘亦其習之所適也乎。吾以是益知人之嗜欲。皆成於習化。無所謂適不適也。習之則安之。安之則適之。如是焉而已。今人之適梁肉。以視乎原人之所以取飽者。有異乎。無以異也。今人之適裳衣。以視乎原人之所以取溫者。有異乎。無以異也。故千金之子。當其盛時。夜非狐貉不煖。食非膏粱不飽。一旦破亡。無以自奉。則敝緼適於輕裘。饘粥適於鼎食矣。此以習制性之徵也。由是言之。口之所味。無所謂甘苦也。習不習故。鼻之所臭。無所謂鄉膻也。習不習故。體之所感覺。無所謂寒溫也。習不習故。不甯唯是。草之毒莫若莖。石之毒莫若砒。人中之者。往往至死。然窮山之民。有莖莖以爲糧者矣。澤鄉之沒人。有餌砒以禦寒者矣。不徒無死。且恃以生。此又何說也。夫亦曰習不習故。習之雖毒。可以生。不習雖無毒。可以死。稻粱至甘者也。庭弱之子。一食盡數器則死。然以之餉力。則則無害。參茸至補者也。鄙夫得之一劑而死。然高明之家。且以爲常飲。吾故曰。人生於適。適成於習。不習者不生也。毒之中人也。浸蝕而浸厲。其烈者朝發夕殞。不可或延。然以吾所見。南胆雖毒。未可謂其必殺人。人固自有其抗毒之素能耳。素之爲言數數也。蓼蟲惟數數於蓼。故習苦不苦。糞

蛆惟數數於糞。故習穢不穢。冰蠶惟數數於冰。故習寒不寒。醫者謂痢不重困逃死之人。瘴不襲至脫險之身。習毒不毒。理或有之歟。人之習化亦然。其始也或有所不適。久而久之。數數而漬漸之。則始以爲未適者。馴且以爲至適矣。此習貫自然之說也。

炎荒之人。膚似凝漆。以習見故。而粉黛者遜其美矣。西方之人。白目而茸髦。以習見故。而曼睞秀鬢者。無與並寵矣。是故黑白有定形。而美醜無定評。所習固也。海外之俗。不與同中國。習海外者。惟海外之見爲見。見其似而不見其真。見其至而不見其因。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遂欲以異族之所習。強吾人之所不習。紛紜更張。遂新驚奇。本其用夷變夏之心。囂然鳴施於天下。推致其竟。譬之自炎荒而返者。以白爲醜。而欲漆身墨面以取妍。西渡而歸者。以清眸澤髮爲不美。而欲鑿眶烙額以炫奇。烏乎。豈其所謂性者然歟。夫性之所成。其始莫不起於習。吾嘗論之矣。乃至習化既深。後天之性。沒其先天。先天者自生已然。沒而返之。猶且不可。況其各爲後天習性之所固。而強欲以彼易此耶。夫被黼黻而逐裸壤。人猶指而非笑之。奈何欲摹魑魅罔兩之似人。而舞蹈於青天白日之下。其適乎。其不適乎。此不待再言而決矣。

禮也者。繕性之事也。天賦之性。而加以人爲。人爲曰僞。僞非惡名也。僞之反爲眞。性眞也。禮僞也。天下之事。有任眞反以成亂。而必假乎僞以制之者。飲食男女其概也。今夫饑思食。渴思飲。施化思偶。皆天賦之眞。於人有同性焉。苟任其性之所放。無法以制之。則此競彼逐。而強弱之形以見。強者過求而有羨。弱者雖憾而莫彌。於是天下乃有不平之爭。而亂作矣。古聖人爲欲平人之不平。故僞其說以詔之曰。若者禮。若者非禮。非禮有禁。不如禁者誅。民畏誅。不敢不如禁。漬而漸焉。始雖不習。而久乃安之。安之又久。與習俱化。人爲之僞。乃無殊乎天賦之眞。強者受禮之制裁。弱者受禮之防護。於是天下乃有飲食男女之平。而亂庶不作。吾故曰。僞以制亂也。自古惟蠻夷之邦。其人見欲而必爭。苟稍進於文明。靡不欲自繕其野性。以受範於僞起之禮。禮化習化也。進化也。飲食男女而不由禮。則禽行獸心。在在足以造不平以亂天下。彼以任眞昌率天下者。何啻返文而爲野。其得曰進化乎哉。

文野之別。眞僞之分也。宇宙間萬物無野而非眞。試舉鷄豕二者例之。之二物者。非所稱爲家畜者乎。家畜者。別乎野生之畜也。夫畜類之原始。何物非野生。野生固其眞者也。今

人乃反指飛走山林原壙中者。而謂之野。豕野鷄之稱。其在習語。似爲眞之反。而不知其所謂野者。止其所謂眞也。自豕豕野鷄。而成爲家豕家鷄。其間凡幾經化殖。幾經馴擾。而後得易其本性。猶原人幾經習化。而後得爲禮教之民。論其文野。固有閒矣。乃者國中狂妄思逞之徒。惡禮教之束縛。竊取遠夷保有獸性之俗。唱導一時。以爲義利不足辨。公私不足分。貪汙不足諱。羞恥不足辟。人言不足畏。國法不足尊。倫紀不足存。而理知不足多也。塵塵而聚。悠悠而散。無所謂好。厭則棄之。無所謂情。過則忘之。心之所溺。仇寇皆成骨肉。心之所否。妻孥不啻陌路。若而人者。於是乃謂之眞。乃謂之進化。夫眞者。其果進化之謂乎。吾聞之去僞反眞。實棄世自了者之所爲。進化不若是易易也。

或曰。子之言習性。則賞主乎適矣。夫天下之至不適者。莫禮教若。破禮教而復自繇。則飲食男女。人生之大適也。子又何非焉。曰。適之者。由之之謂也。凡由必有其塗徑。人生之塗徑。所謂禮教者是也。人舍禮教而自繇。無異乎舍塗徑而野行。夫塗徑之外。尙有至適之地乎。榛莽沒徑。聲確傷趾。吾適見其窮矣。安有適之一日哉。樂廣有言。名教中自有樂地。樂地云者。乃自繇所造之塗徑。人生之大適。即存乎其中。何拘何不適。而必破之以爲快。

耶。烏乎。是真進化之罪人而已矣。

旁 篇

自老學之徒。以去僞存真昌率天下。末流索隱行怪。變本遂厲。益復不知節度。形骸無檢。玄祕自神。採補導行之術。辟穀鍊氣之徒。轉相傳誇。以爲異獲。黠者藉爲姦利。愚者浸以沉迷。一若欲盡返生人久久錯注之習化。而爲鴻荒太古之初民。儒者憂之。謂其患不下洪水猛獸。秦漢以來。進化之敵。莫此爲甚。洎至今日。謬風稍熄。而多欲蠱羣之異學。代之以起。其爲說本諸西方習化未全之俗。隻聞單見。自標宗義。意之所放。稱爲真之所在。於是飲食男女依於真。而奸淫劫質爲無罪矣。其患也不止一洪水猛獸已也。烏乎可無懼哉。

萬物之生。靡不資於食。得食則生。不得食則死。以其繫於死生也。故見食必爭。爭愈烈。不平愈甚。不平之禍。其極也不至於自相殘食不止。蓋觀乎人禽之際可知矣。人與禽獸。同據大地以生。而禽獸終不能與人爭靈長者。豈其力弱於人也。爪喙之用。人不能比其利。飛走之能。人不能比其捷。然而禽獸至今不繁者。無它。逐欲而逞。不知節度。居無羣。羣無